

XUESHENGDUWU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RAIBUWENXUEMINGZHUADAODUCONGSHU

不懈的追求者

——《浮士德》导读

邱晓林 刘涛 王彤 编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不懈的追求者

——《浮士德》导读

邱晓林

刘 涛 编著

玉 彤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5 号

不懈的追求者

——《浮士德》导读 邱晓林 刘 涛 王 彤 编著

责任编辑：钟晓云

责任校对：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

装帧设计：王 凌 封面设计：刘 洪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91 千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 册

ISBN7-5408-3096-4/G·2951

全套定价：480.00 元



地址：成都市盐道街三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24

编者的话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实属一大幸事。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扩大自己的见识。

但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应该读些什么作品？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

我们这套《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

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对每部作品的内容、作者、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

这是一个美的世界。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动人的构思、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

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

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

荷马、屈原、莎士比亚、李白、杜甫、歌德、曹雪芹、泰戈尔、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历经岁月

的考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

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抒情、吟唱、赞美伟大的时代。许多伟大的心灵，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为人民鼓与呼，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

阅读名著，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

倾心文学，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

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编者

1997年2月

目录

故事梗概	〔1〕
歌德生平	〔31〕
思想和艺术特色	〔63〕
精彩片断	〔93〕

故事梗概

《浮士德》(1771~1831)是德国大诗人歌德倾注近六十年的心血才得以完成的一部诗体悲剧。

《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第一部共二十四场，不分幕，第二部分为五幕。全剧结构庞大，内容复杂，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为了便于读

者理解起见，现将全剧各场各幕的内容概述如下：

《献诗》：作于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歌德从二十五岁（一七七四年）起即开始写作本剧，几经中断，现已四十八岁，在好友席勒的督促和鼓励下，又重新执笔，想把这部作品完成。这一天他在致席勒的信中这样谈道：“我现在拣起这部作品，是极其明智的……我将这样一直干下去，直到全部任务完成时为止。”但想起听他朗诵过《浮士德》最初几幕的人们，现在有的生离，有的死别，他们再也听不到以后的诗章，歌德不禁感慨万千，故写此诗，追叙往日，作为献词。与剧情内容无关。

《舞台序幕》：约作于一七九七至一八〇〇年，仿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的序幕而作。这部印度名剧曾由德国诗人福斯特根据威廉·琼斯的英译本转译成德语，于一七九一年出版，颇受歌德称赏。这部《舞台序幕》也与剧情无关。登场的三位人物，即剧团团长、剧团诗人和丑角，他们有不同的目标。剧团团长乃是一般的商人，着眼于生意经，他乐于见到观众像潮水一般涌向他的戏馆，渴望观众像荒年争夺面包一样不顾性命地争夺他的戏票。小丑志在娱乐观众，他不喜欢侈谈后世，只想让当代人开心，用他的表演去感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长于世故的梅非斯特之流的现实主义者。而剧团诗人，抱着为艺术献身的宗旨，追求真理，爱好幻想，认为外表的炫耀只能擅美于一时，而真正伟大的作品能不灭地永传后世。因此，他乃是与浮士德相似的理想家。

《天上序曲》：约作于一七九八年。这是全剧的开端，也是全剧的总序，全剧的眉目。先由三位天使登场，赞美天主的创造伟业，拉斐尔讴歌天界，加百列讴歌地界，米迦勒讴歌太空，接着是恶魔梅非斯特登场。他对天主没有丝毫赞美之辞，而是以挖苦的口吻嘲笑了天主创造的人类。他认为人类仍像开辟之日那样本性难改、古里古怪，一旦失却理性，就显得比任何野兽还要粗野，就像“长腿的蚱蜢一样，总是在飞”。他与天主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的争论。他认为像浮士德这样好高骛远、想“摘下天上最美的星辰”、想“获得人间最大的快乐”、除此一切都不能满足其心肠的雄心勃勃的追求者，最终必将堕落，被他引入魔路。而天主认为“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但“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于是，梅非斯特与天主订下了一场赌赛。如果他成功了，将要在天主面前夸耀他的胜利，而浮士德将像他的“亲戚”蛇一样终身在地上匍匐而行。天主为什么肯和他赌赛呢？是因为他看到“人类的活动劲头过于容易放松，他们往往喜欢绝对的安闲”，而恶魔这个同伴可以“刺激之，鼓舞之”，使人不流于麻痹，永远不断地进行更高的活动，直至进入一种澄明之境。

《悲剧第一部》：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为浮士德部分，叙述浮士德对知识感到不满足而极度烦闷；后半部为格蕾辛部分，叙述浮士德与格蕾辛（即玛加蕾特）的恋爱。这两部分均属于小世界，亦即市民社会，跟第二部的大世界，亦即政治社会相对照。

第一场《夜》：本场的上半场最早作于一七七四年，下半场作于一七九七年以后。本剧的主人公至此开始登场。在一个“高拱顶的、狭窄的哥特式房间”，“浮士德，不安地坐在书桌旁靠背椅里”。他已年过半百，为了了解自然的秘密，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钻研各种学问，成为当代无比的饱学之士。可知识学问使他“并不自诩有什么真知，也不自信能有所教诲，使人类长进而幡然改悔”。相反，他“却因此而被剥夺了一切欣喜”。于是，他想乞灵于魔术，“想通过精灵的有力的口舌”，“了解到许多秘密”，使他能够“认识是什么将万物囊括于它最深的内部”。他先打开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神秘书，观看大宇宙的灵符，看到大自然的壮丽的奇观，“觉得年轻神圣的生的幸福重新热烈地流遍神经和脉管”。但这仅仅是一个奇观，却无法将他掌握，他于是转而乞灵于地灵。地灵是支配地球上一切现象的精灵，也隶属于天主，在歌德心目中，地灵乃是一切尘世的生命力和创造的精神威力的化身，他就是“生命的狂潮，事业的狂风”，永远在活动不歇。浮士德在这一刹那，忽然意识到自强不息的自己，跟地灵真有点差不多，可是地灵却给了他一下当头棒喝，说：“你肖似你所理解的精灵，不像我！”他受到这个嘲讽，感到极度的震惊和失望。就在此时，他的助手瓦格纳，“穿着睡衣，戴着睡帽，一手持灯”上场了。瓦格纳是一个只知道关在书斋里的学生，整日钻在故纸堆中，从事历史的、文献学的研究，在浮士德看来，他“老是纠缠住一些空虚的事物，用贪婪的手将宝藏挖掘，挖到蚯蚓，也觉得高兴异常”！显然，漠不关心自然生命律动的瓦格纳，跟重视创造精神的浮士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人经过一场辩论之后，瓦格纳下场。在牢狱一般阴暗的书

斋里，浮士德更加苦闷彷徨，感叹着“在沉重的昏暗中，为了追求真理而凄然迷惘”。当他看见蓄着毒液的长颈瓶时，萌起了寻死的念头，以求解脱肉体的桎梏，“在新的路上贯穿太空的清气，向着纯粹的活动的新天地迈进”。当他正要举杯服毒的时候，传来复活节的教堂钟声和唱诗班合唱的歌声。浮士德“流下了热泪千行，觉得又出现了新的世界”，回忆使他恢复了往日的童心，又感到生命的魅力，生存活动的欲望重新油然而生。

第二场《城门外》：约作于一七九七至一八〇一年。浮士德离开阴郁的书斋，跟助手瓦格纳一同走到春光明媚的郊外。这里是手工学徒、使女、大学生、城市姑娘、市民、乞丐、士兵、农民们喧闹的生活场面，一洗浮士德、瓦格纳书斋生活死气沉沉的气氛，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也让浮士德心旷神怡，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是民众的真正的天堂，不论老和少都欣然欢腾：这里我是人，我能做个人！”浮士德徜徉于民众之间，受到极大的尊敬和衷心的祝福，可内心有愧的他只觉得群众的赞扬“简直像讽刺”，他“真没有资格受这种荣名”！而且，有两个灵魂住在他的胸中，“它们总想互相分道扬镳；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领地”。因此他还是觉得苦闷，这就给了恶魔以可乘之隙。当浮士德祈求着大气中的精灵从“金色的暮霭里面降临”，把他“领进多彩的新生活之中”时，梅非斯特变形为一条狮子狗，随浮士德进入了书斋。

第三场《书斋》：约作于一八〇〇年左右。离开郊野村路回到书斋的浮士德在“亲切的灯光”里又“觉得胸中豁然开

朗”，“敬神之爱也涌出心中”，他打开“光芒四射”的《新约》，“试图将它神圣的原文”翻译成为他所“喜爱的德语”。他不满足于抽象的思索而渴望进入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这使他将原文中的“太初有道”译成“太初有为”。随浮士德回到书斋的狮子狗不喜欢这种宗教气氛，在室内来回地走动乱叫，正当浮士德谴责它时，它突然“变得又高又大”，“闪着火眼，露出可怕的牙齿”。浮士德先是念了一通咒语，最后用象征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三角形标记才使它现出人形。梅非斯特着一身浪荡学生的装束。在经过一大通谈话之后，恶魔还找不到诱惑的机会，就想溜走，但跳不出书斋画有基督符号的门槛，浮士德也趁机不想放他。于是，梅非斯特施行法术让浮士德进入幻想的沉睡，又念咒召来老鼠咬坏门槛上的符号，终于逃走。

第四场《书斋》：前半场称订约之场，作于一七八八年至一八〇〇年。叙述梅非斯特第二次进入书斋，跟浮士德订约。当时浮士德在最深的绝望中诅咒高尚的理想，诅咒名誉和死后的虚荣，诅咒妻子、奴仆、田畜，诅咒财富、葡萄酒，诅咒爱情、希望、信仰、忍耐，他几乎把生活上的一切都否定了。梅非斯特认为时机已到，他出现在浮士德面前，劝他不干玩弄忧伤，因为它像秃鹰一样吞噬着生命。他劝浮士德“到世间阅历一番”，而他甘作浮士德的仆从和奴隶，听任驱使。梅非斯特的条件是，到了来世，浮士德也要同样替他办事。但是浮士德也自信他努力的心灵不会枯竭，他也向魔鬼提出条件。他对恶魔说，“我如有一大悠然躺在睡椅上面，那时我就立刻完蛋！你能用甘言哄骗住我，使我感到怡然自得，你能用享乐迷惑住我，那就算是我的末日！”“如果我对某一

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那时就给我套上枷锁，那时我也情愿毁灭！”在这里浮士德跟梅非斯特打了赌，跟《天上序曲》中梅非斯特跟天主打赌正好前后呼应，形成对照。订约之后，浮士德向梅非斯特提出了种种要求，梅非斯特都满口应承下来。

本场的下半场称学生之场，剧中梅非斯特假冒浮士德去应付一个前来求教的新大学生。通过对学生的训导，梅非斯特对逻辑学、形而上学、法科、神学、医学等学科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向学生指出：“理论全是灰色的，敬爱的朋友，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打发走学生后，梅非斯特用身上的斗篷载着浮士德升入空中，去寻求“新的人生旅程”。

第五场《来比锡奥艾尔巴赫地下酒室》：作于一七七四年，于一七九八年改作。梅非斯特带领浮士德来到享乐世界的第一站来比锡酒店，这里正有一群大学生在饮酒作乐。他们搞着恶作剧，唱着调侃政治、宗教和爱情的歌曲。梅非斯特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与他们一起痛饮和胡闹，而浮士德不喜欢这里的喧嚣，想要离开此地。这时，一位大学生不小心将酒漏到地上，酿成了一场火灾，梅非斯特与大学生冲突起来，他使用障眼法使学生们陶醉于虚幻的葡萄园美景，然后与浮士德一同消逝。当大学生们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互相抓住彼此的鼻子，都惊叹着刚刚发生的奇迹。

第六场《魔女的丹房》：作于一七八八年。梅非斯特在酒店里引诱浮士德失败，便将浮士德带往魔女的丹房。一开始魔女不在，一群长尾猿正熬着一锅汤汁。梅非斯特让浮士德对照一面魔镜，给他看美女“横陈的玉体”，刺激他的肉欲，让他“简直要发狂”。一会儿魔女回来了，在其主人“撒旦公

子”的命令下，为浮士德服下她用魔法调制的药酒，使浮士德恢复了青春，变为年轻人。梅非斯特将引诱他先去跟格蕾辛恋爱，后又迷恋海伦。

第七场以后进入所谓“格蕾辛悲剧”。有些是《浮士德初稿》之作及改作，有些是一七七四年、一七七五年之作。第七场至第十三场叙述浮士德和格蕾辛的恋爱过程，其场次分别为《街道》《傍晚》《散步路》《邻妇之家》《街道》《庭园》《园亭》。这几场被认为是全剧压卷之作，是爱情文学中的上乘精品，为便于欣赏，这里一并叙述。

浮士德在街道上相遇美丽的市民姑娘玛加蕾特（即格蕾辛），感叹“从未见过这样的仙姿”，竭力想与其相识，却遭到玛加蕾特的拒绝。焦急的浮士德让梅非斯特“把那小姑娘弄来”，扬言：“如果我今夜不能搂抱她，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但梅非斯特告诉他：“对这个漂亮女孩，千万不能性急求快。要搞突击，难以解决；我们务必要讲究策略。”他让浮士德趁玛加蕾特去探望一位芳邻之际潜入玛加蕾特的闺房，“把未来的美满的希望在她香闺里尽量体尝”。傍晚时分，浮士德在宁静的闺房里感受着一种“充实、整洁、和谐的精神”。这时，玛加蕾特归回，梅非斯特让浮士德将一个沉重精致的小盒子放进玛加蕾特的橱柜。闺房里很闷热，当玛加蕾特脱下衣服开橱准备放进去的时候，十分惊讶地看到了这个首饰盒子，她禁不住好奇将它打开，并将里面的首饰戴起来。但玛加蕾特的妈妈嗅觉敏锐，“她把首饰看得很准，不会带有多大福份”。她对女儿叫道：“不义之财对灵魂有损，对血液有害。”并主张将它献给圣母玛丽亚，为此请来了一位神父，神父高兴地“收去手镯、项链、戒指”，“空许了一切天福”。

梅非斯特见状非常愤怒，而玛加蕾特虽在母亲的逼迫下交出了首饰，却“思念首饰，昼夜不分，尤其思念送礼的人”。情人的忧心使浮士德感到烦恼，他让梅非斯特“快去弄一样新的珍宝”，梅非斯特只好遵命。这样，玛加蕾特又在橱柜里发现了这种盒子，“用檀木做成，里面的东西十分精美，比以前的还要珍贵”。玛加蕾特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将它拿给妈妈看，而是拿到邻妇玛尔太的家里让她瞧，玛尔太鼓励玛加蕾特悄悄地穿戴这些首饰。这时，梅非斯特闯入玛尔太的家里，向玛尔太报告了她流浪在外的丈夫的丧讯，极尽渲染之能事，深深地感动了玛尔太，当玛尔太想得到一张亡夫的死亡证明以便“在周报上刊登讣闻”时，梅非斯特趁机介绍他“还有一个高尚的伙伴”可以和他一起到法官面前作证，玛尔太很感激，并约好晚上她将和玛加蕾特一起在她家的后花园里与梅非斯特和浮士德见面。

在玛尔太的庭园里，浮士德和梅非斯特如约来临。浮士德频频地向玛加蕾特表达赞美之词，但小家碧玉的玛加蕾特却自惭形秽，最后采用剥花瓣的方式卜出浮士德爱着她，她激动得有些颤抖，浮士德趁机向她表达了爱意。他们追逐着到了一座园亭里，嬉戏游玩，拥抱亲吻，但天色不早了，只好依依惜别。

第十四场《森林和山洞》：浮士德独自一人在山洞里内省，领会、欣赏着壮丽的自然，于是胸中“私藏的深深的神奇就豁然开朗”，感到“跟神道越来越趋于接近”，并开始埋怨梅非斯特忙碌地在他胸中煽起“一团烈火，眷恋那美丽的姿影”，就这样“从欲望拐到享乐，而在享乐中又渴慕新的欲望”。梅非斯特当然不愿看到浮士德这样超然物外，他来到浮

士德的身旁，调侃浮士德爱的喜悦和与万物同流的崇高感，并告诉浮士德，玛加蕾特正呆在家里苦闷悲伤，“她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她站在窗边，看朵朵的浮云在古城墙上空移行”。花言巧语又让浮士德动了心，他感到他若不去，“定要葬送她的和平生活”，遂和梅非斯特一起进城。

第十五场《格蕾辛的住房》：格蕾辛独坐在纺车旁，心里充满了对浮士德的相思和爱慕，祈求“受到他亲吻，死也无妨”！

第十六场《玛尔太的庭园》：浮士德和玛加蕾特贴心偎依在玛尔太的庭园里，探讨着宗教信仰。玛加蕾特对浮士德不信仰基督教感到不安，浮士德向她灌输了一通泛神论思想，说：“感情最要紧；名称不过是笼罩天火的声响和烟雾。”他的言词让玛加蕾特觉得美妙有趣，分别时她告诉浮士德晚上为他留着房门，允许浮士德前去与她幽会。走时她从浮士德那里拿了安眠药液，准备去麻醉她的母亲。

第十七场《井边》：格蕾辛和一名叫莉思辛的少女在井边取水，莉思辛向格蕾辛谈起一位被人抛弃的少女的悲惨下场，格蕾辛觉得自己也做了错事，但仍然觉得“造成后果的前因，是多么美满！多么称心”。

第十八场《城墙里巷》：城墙墙龛里有一尊痛苦圣母的祈祷像，前有许多花瓶，格蕾辛将鲜花插入瓶中，祈祷圣母救她“脱离耻辱和死亡”。

第十九场《夜》：格蕾辛的哥哥瓦伦庭知道了妹妹的丑事，在家门外的街道上寻找浮士德和梅非斯特决斗，正巧碰上二位迎面走来，瓦伦庭冲上去将梅非斯特手中的琴打成两段，梅非斯特赶忙唆使浮士德向瓦伦庭刺剑，瓦伦庭不幸死于剑下，

梅非斯特和浮士德逃之夭夭。临死前的瓦伦庭在众人面前指责了格蕾辛的轻率，预言了她悲惨的生活。

第二十场《教堂》：教堂里正做着弥撒，悲伤的格蕾辛在风琴和诵经声中为母亲的灵魂祈祷，她因安眠药药量过重而丧命。已感胎动的格蕾辛被罪恶与耻辱紧紧攫住，在教堂的圆形屋顶下喘不过气来。

第二十一场《瓦尔普吉斯之夜》：梅非斯特为了不让浮士德知道格蕾辛的处境，免得他起悔悟之心，把他引到哈尔茨山的山顶，参加魔女的欢会，想继续把他拖进官能享乐的泥坑。梅非斯特和浮士德由鬼火带路，穿越山间神奇的自然景观，来到众魔女的欢会场，这里“一片热狂的妖魔歌唱”正“沿着整个山地流荡”。梅非斯特和浮士德一起加入了魔女们的舞会，浮士德和一个年轻的魔女跳起舞来，魔女边跳边唱，“正在唱时，从她嘴里跳出一只红色的老鼠”。浮士德在恍惚之中看见“有个苍白的美女独自站在远处”，“她慢吞吞地缓步向前，看上去就像戴着脚镣走路”。浮士德怀疑她就是格蕾辛，梅非斯特为了把浮士德的心从格蕾辛身上吸引过来，又给他看一出业余演员的演剧，即《瓦尔普吉斯之夜的梦》。这一场插剧可以看出，歌德颇受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的影响，其间有许多对于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坛的批判和讽刺。

第二十二场《阴暗的日子》：浮士德终于得知格蕾辛的惨况，她因溺死私生子，犯了杀婴罪，被关进牢狱，判了死刑，并且得了精神病。他怒不可遏地谴责梅非斯特：“你这叛逆的、可耻的精灵，你竟将此事对我隐瞒！”梅非斯特却冷酷地说：“倒霉的不是她第一个。”浮士德听了，更为愤怒，给他一顿臭骂，并向地灵祷告，后悔“交上这个幸灾乐祸的无耻小